

芭芭拉·卡特兰浪漫小说系列

BARBARA
CARTLAND

墨西哥奇遇记

A MIRACLE IN MEXICO 英 芭芭拉·卡特兰 著

新华出版社



〔英〕芭芭拉·卡特兰 著

墨西哥奇遇记

柳 郊 译

京新登字 1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西哥奇遇记/(英)芭芭拉·卡特兰著;柳郊译·北京

新华出版社,1994.2

ISBN 7-5011-2474-4

I. 墨… II. ①巴… ②柳… III. 中篇小说—英国—现代
N.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0312 号

國際中文版授權

©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

Copyright © 1990. Barbara Cartland.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Cartland Promotion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1993.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本书中文版本专有出版权属于新华出版社

墨西哥奇遇记

[英]芭芭拉·卡特兰 著

柳 郊 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4.75 印张 80,000 字

1994 年 4 月第一版 1994 年 4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11-2474-4/1·99 定价:5.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1889 年		(1)
第二章			(20)
第三章			(42)
第四章			(60)
第五章			(81)
第六章			(104)
第七章			(125)

第一章

1889 年

“你要是不嫁给我，我就去死！”这位年青人斩钉截铁地说了这句话，他从房间那头走到窗前，向第五大街看过去。

坐在沙发上的欧林娜·梵德荷尔特听到这话却不为所动。

“真的！？克林特，”她说，“你怎么会说这些蠢话！”

“是真的！几个月来我都爱着你，每天我向你求婚上百次，现在我已经走投无路，我没法儿活下去啦！”

克林特的戏剧性的举止，使得欧林娜蓦地从沙发上站起来。

“你要是执意这样说，”她说道，“那我就只有离开你。”

“不，不！你听我说，我爱你，爱你！没有你，我没法儿活。”

她从上到下打量了一下克林特。

他实在是长得相貌堂堂。

但他身上也存在着令她讨厌的某些使她感到格格不入之处和弱点。

事实上她也讨厌大多数男人。

这是因为许多男人近两年来死心塌地地追求她，使她变得越来越挑剔；而要得到她的欢心也是难上加难了。

那些拜倒石榴裙下的男人，总是使她感到别扭。

这些她无法用言词准确地表达。

这些男人的谈吐以及企图抓住她的那种动作，使得她退避三舍。

她是在课堂中成长的，她一直在英国家庭中由英国籍的保姆严格管教，并由英国家庭教师教育成长。

她不懂得男人，也不大知道外面的世界。

她的妈妈名叫穆莉埃尔·洛思，是金洛思伯爵的女儿。年青时，第一次参加伦敦社交节就邂逅了一位美国人，并一见钟情。

穆莉埃尔的爸爸或妈妈做梦也没有想到，她的众多女儿中会有谁会嫁给一个来自大西洋彼岸的人。

事实上，戴尔·梵德荷尔特之所以能栖身于英国，是

因为他腰缠万贯。

而凑巧他又很有学问。

他来到英国时，脑子里满是对机器呀、火车呀、轮船呀这些东西的新奇概念，每逢他和人家谈到这些时，闻者为之动心。

动心的人当中也包括贵族们，甚至包括威尔士亲王本人。^①

梵德荷尔特也长得一表人材，是一位有个性的青年人。

但是那位待字闺中的女儿的双亲想也没想到梵德荷尔特竟会成为他们的乘龙快婿。

穆莉埃尔小姐在与他邂逅相逢时，就发现他确不同于她所遇到过的任何男人。

在上一次社交节她初次出席宫廷盛事时，她父亲曾为她举行过一次盛大的舞会。

打那以后，名流贵妇们不断地邀请她参加活动，她也就成为一位出色的女人了。

她很美，是一位娴静、高雅而温顺的少女。

因此，当她打算嫁给戴尔·梵德荷尔特时，全家都炸开了锅。

她执意要这样做。

① 威尔士亲王乃英帝国王储的封号。——译注

因此，她父亲大发雷霆；母亲嚎啕大哭。她的亲友们嘲笑她并恳求她放弃打算。

但穆莉埃尔始终坚持嫁给她所爱的人。

她威胁说，如果她父亲坚持反对这门亲事，她只有私奔了。

“私奔”这个概念还不仅是奔往格列特纳格林岛或其它英国岛屿的问题，而是越洋渡海，奔往大西洋彼岸。

终于，伯爵作出了让步。

在去教堂的路上，穆莉埃尔小姐还在和父亲争辩，总算是在汉诺福广场的圣乔治教堂完成了婚礼。

婚后，她和戴尔·梵德荷尔特去了纽约。

尽管大家都对婚事表示出疑虑，但它毕竟是一桩幸福快乐的好事。

戴尔·梵德荷尔特是一位远比英国人原先想象的要文明得多的人。

先谈谈他的祖父。他祖父是到美洲大陆来的荷兰移民；妈妈则是一位漂亮而有教养的匈牙利女人。外祖父曾经当过匈牙利驻美大使。

她也象穆莉埃尔那样堕入情网，说甚么也不愿意回到她的本乡本土去。

就这样戴尔·梵德荷尔特便继承了他爸爸的聪颖和妈妈的可爱之处。

除了在出生地所学到的一切之外，他还具有一种强

烈的进取心。

这就使得他一往直前地开辟自己的道路。

他需要穆莉埃尔小姐，他和她之间有着一种无法用文字表达的东西。

他下决心证实自己确象他妻子所推崇的那样了不起，他在事业之梯上迅速攀登，周围每个人都在屏气凝神地注视着他。

他手到之处，点石成金。

当后来德克萨斯的土地被发现含有石油时，妻子笑逐颜开。

“亲爱的，你现在什么都有了！”她说道，“你确实再无所求了。”

“我拥有的一切都是多亏有了你，”她丈夫回答道，“你过去曾要我成为一名大人物，这正是我为之奋斗的目标。”

他吻着她，他知道他这样做，她就没有理由再说甚么了。

她始终相信他，正是这种信任，鼓励着他攀登了一个个的高峰，或者更确切点说——因为是在美国——是一座一座的摩天大厦。

如果说有不快意的时候，那便是在他们第一个女孩子出生后，大夫们告诉他说，穆莉埃尔夫人不能再生孩子了。

他们告诉他：“再生孩子会要她的命的。”

戴尔·梵德荷尔特可是想要十来个儿子。由于这已是不可能的事，他强迫自己满足于这个叫欧林娜的女儿。

就这样，悲剧发生了。

欧林娜长到十岁时，穆莉埃尔夫人撒手西归了。

她得的是腹膜炎，当时还没有已熟知的疗法；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外科手术来防止病人迅速而又痛苦地死掉。

和丧失心爱的妻子相比，他觉得他为之奋斗的一切事业都变得不值一提了。

如果说他可以选择穷无分文但却可以拥有穆莉埃尔夫人的话，他会毫不迟疑地作出决定的。

穆莉埃尔的父亲这时还不到暮年，他写了一封信给戴尔，提出了一个建议。

他在信中说：

“由于没有人来照顾我的外孙女欧林娜，我想如果你能让她来英国受教育，每年数月，这将会对她大有好处的。”

我相信穆莉埃尔如果在世的话，她会让她的女儿具有在你们这样的新国家中不能具有的高雅风度，此外，她还可以经常和随穆莉埃尔一起成长的家族成员见面。

当她进入社会时，他们会成为她的朋友，当然也可能成为她将来的丈夫。

戴尔·梵德荷尔特十分懂得他的岳父言下之意，岳父用了不十分微妙的口气表示她的女儿嫁给了一个美国人是一个错误，并表示家门中有这么一件婚事已够受的了。

这些年来，伯爵由于她女儿生活得十分幸福而态度有所缓和，而女婿在他自己的国家里也年复一年地变得愈来愈富足，愈来愈显要了。

戴尔·梵德荷尔特很机智，这与一般聪明不可同日而语。

他反复地思忖着，他明白了他为什么如此钟爱着他的妻子，这是因为她和那些鲁莽的、说话粗声粗气的美国女人迥然不同。

他常常发现那些美国女人缺乏教养，也缺乏伯爵称之为“高雅”的英国气质。

他做出了在某种程度上的最大牺牲，把女儿送到了她外公身边，他只是提出她每年必须至少有两个月和他在一起。

伯爵喜出望外。

他失掉了自己的女儿，他每想到自己的女儿下嫁给一个美国人，尽管她有钱，但终是降低了她的社会地位和个人人格，想到这里，他就觉得自己变得孤立起来。

欧林娜生活在她外祖父在亨廷顿郡的古老家庭里，感到很惬意。

这是一所极舒适的房子，具有广袤的庄园，欧林娜很快学会欣赏挂在壁上的画。

这个居所收藏着的珍宝，也是家族史的一部分。

她很机灵地发现那些充塞着第五大街画室的古玩陈设，与那些褐色砂石盖的屋宇显得有点不相称，不知怎样，这些古玩弄得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

她觉得这些古玩似乎鄙弃地睥睨着它们的主人，因为主人只是占有它们而不是去继承它们。

她同时想到了大西洋的两岸。

她一方面欣赏纽约那种熙攘忙碌与充沛的精力，再加上父亲总是有一些新事物给她看，但她还是赏识英格兰的安静气氛。

这里的一切安排都较为有条不紊，进行得文质彬彬、慢条斯理和宁静安详。

她观察着外祖母接待宾客时那种从容大度，这简直像芭蕾舞姿。

她注意到仆人们在餐室时动作准确无误，就像工作时有一种无形的口令在指挥着他们。

她也观察到宾客们的举止与美国人发出声响和叽叽喳喳私语的举动大相径庭。在美国他们喜欢隔着餐桌谈话，而和左右邻座反而较少交谈。

同时，她也想起她父亲大牧场上的马比她在英国乘坐的马要勇猛得多。

这些她都没有和她的外祖父谈过。

但是她懂得了抚养和教养的差异。

她受的是双重教育，与同龄的女孩子所受的教育当然是不相同的。

在两个不同的国度里，她都享有一切最美好的事物。

虽然她的外祖父很有钱，但她的父亲仍坚持要支付她一切用费。

她父亲把她送到英国时替她存了一笔可观的银行存款，她可随时取用。

她的外祖父认为她该进入伦敦社交界了，于是，外祖母便带她去宫廷。

她被带入一个又一个的舞会。

在阿斯科特的皇家赛马会上，她坐在皇室人员的围栏内，毫无疑问，这个社交活动上最漂亮的姑娘非她莫属，虽然这似乎颇有点不恰当。

当然不只是由于她的美貌才引来络绎不绝的求亲人。

有关她父亲的财富以及她是独生女等情况，都一字不漏地传了开来。

如果欧林娜不是在六月底之前对自己有个正确评价的话，她的人情世故也不至于懂得那么多。

当时，按照父亲的吩咐，她乘船赴纽约，随同前往的有一个女仆、一个照顾旅途事宜的男人和一个管梳妆

的女侍。

她住进船上最好的套间。

在纽约，她父亲去迎接她，新闻记者等着为她拍照，其人数之多，俨然把她看成皇室人员。

戴尔·梵德荷尔特已为女儿安排了一次纽约从未有过的极为隆重的盛大舞会，舞会前还要举行有约三百人参加的盛大宴会，后来却来了不少不请自来的客人。

出席宴会的每一客人都得到一枚金饰物，上面刻有欧林娜姓名的首写字母。

为舞会伴奏的有三个乐队：一支是受人欢迎的纽约知名的乐队；第二支是专为此事从匈牙利请来的吉普赛乐队；另一支是演奏乡村音乐的乐队，他们来自梵德荷尔特的大农场。他们为这场演奏已排练了一年，现在已经技巧娴熟了。

在纽约，人们久久地谈论着这次舞会。

这次舞会产生的异常效果，是戴尔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舞会现场有一台喷射着香水的喷泉；花园中还有一专辟的小湖。湖上有狭长的平底船。午夜的烟花，照亮了天空。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耗资庞大、具有戏剧性的盛会。毫不奇怪，欧林娜玩得非常痛快。

在这以后的几个月中，欧林娜收到了比在伦敦时还

要多的求婚书。

欧林娜具有像她爸爸那样的敏捷思路，她决定不再继续这种热闹场面了。

“我们去大农场吧，爸爸！”她求她爸爸。

爸爸笑了。

“把你的崇拜者统统丢在脑后？”

“他们说的都是同样的话，”欧林娜回答说，“他们用赞美的眼光瞧着我，脑子里却转着你去年赚了多少钱。”

她的父亲举起了他的双手。

“十八岁的玩世不恭者？我不相信这事！”

“我可不是玩世不恭者，”欧林娜回答道，“我是和你一样务实的人，爸爸！面对现实比听信神仙故事要好。”

使她感到惊奇的是爸爸并没有发笑，而是严肃地看着她。

“神仙故事确实发生在我和你妈妈的相遇时，”他细声地说，“对我来说，我的神话终于变成了现实。”

“这个我知道，爸爸，”欧林娜轻轻地说，“我还记得妈妈说过她认为你有多么神奇，她遇见你的当时，她心理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她用手做了一个示意的小手势。

“不幸的是，这种事情从没有在我身上发生过。”

“会发生的，”爸爸说，“我断言有一天会在你身上发生的，因此我也要你答应我你决不随便和一个男人结婚，

除非你爱她，而且确实相信他是为了你而爱你的。”

欧林娜点点头，爸爸接着说：

“你是一个独生女，我常感到这是一件憾事，但上帝在我这一生中赏赐了我这么多，我可不能贪心不足再去索要，而同时，说到你，这也是我应尽的责任。”

“我明白这点。”欧林娜说。

“这不仅是对其它人的责任，”戴尔继续说，“亲爱的，这也意味着你自己必须把麦秆从麦粒中挑出来，这点你早已知道，谈何容易。”

欧林娜叹了一口气，没有说什么，过了一会，她的爸爸目光锐利地盯着她。

“如果你已经认识到这点，对你只有好处，是吗？”

“当然，当然只有好处！”欧林娜忙不迭地说，可说是脱口而出。

她没有再往下说了。当然戴尔很明智，他不会硬要去提高她的自信心。

他们父女俩去了大农场，自从戴尔的妻子去世以后，他一直也没有象现在那么高兴过。

父女俩一起骑马，聊天聊到深夜。

有一天晚餐后，他开始告诉他女儿他日后的打算以及他目前从事的各种事业活动。

他是个聪明人，不会事无巨细包揽一切。

他走遍全国寻求一些可胜任经理要职的具有进取心

的年青人。

这些年青人他相信会具有象他自己在年青时候所具有的那种对事物的是和非的直觉感。

他继续向欧林娜讲述他的秘密，夜复一夜。

欧林娜发现自己对爸爸撒下的那张遍布全美的事业巨网激动不已，而且感到好奇。

“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新的国家！”她爸爸说。“发展的各种机遇正在等待着勤于动脑和勤于心计的人。”

“有了你这样的人美国真幸运，爸爸。”

“我对自己到现在为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爸爸说，“同时，每一个人都会有机会的。任何人都不必羡慕我，他们应该呼吁更多的美国人不仅关心自身的建设和发展，也关心整个国家。”

他向欧林娜谈到了发展铁路的计划，他解释说这还只是初步的设想。

他已有制造各种机器设备的工厂，它们遍布在许多大城市里。

他把他信任的人送到欧洲去仔细考察那些新概念，他们也把那些寻找机会把脑中新概念付诸实行的人带回国来。

“爸爸，您真是太聪明、太聪明了！”欧林娜肃然起敬地说。